

曼殊逸著兩種

曼殊逸著兩種

不 准
翻 印

曼殊逸著兩種

柳無忌編

北新書局發行

實價二角

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版

吾粵濱海之南，亡國之際，人心尙已；苦節艱貞，發揚馨烈，雄才瑰意，智勇過人。余每於殘籍見之，隨即抄錄。古德幽光，寧容沈晦？奈何今也有志之士，門戶齟齬，猖獗。長婦妊女，皆競侈邪。思之能勿涔涔墮淚哉？船山有言：末俗相率而爲僞者，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。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，可讀之書，相爲浹洽而潛迨其氣，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，是亦可以悔矣。

僧祖心，博羅人，禮部尚書韓文恪公長子：少爲名諸生，才高氣盛，有康濟天下之志。年二十六，忽棄家

爲僧，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。乙酉至南京，會國再變，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，紀爲私史。城邏發焉，被拷治，慘甚。所與遊者，忍死不一言。法當誅死，曾得減，充戍瀋陽。痛家而哦，或歌或笑，爲詩數十百篇，命曰剩詩。其痛傷人倫之變，感慨家國之亡，至性絕人，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。讀其詩而種族之愛，油然而生焉。蓋其人雖居世外，而自喪亂以來，每以渙浥苟全，不得死於家國，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。而其弟麟，以抗節，叔父日欽，從兄如琰，從子子見，子亢以戰敗，寡姊以城陷，妹以救母，麟婦以不食，麟婦以

飲刃，皆死。即僕從婢媵，亦多有視死如歸者。一家忠義，皆有以慰夫師之心。嗟夫！聖人不作，大道失而求諸禪；忠臣孝子無多，大義失而求諸僧；春秋已亡，褒貶失而求諸詩。以禪爲道，道之不幸也；以僧爲忠臣孝子，士大夫之不幸也；以詩爲春秋，史之不幸也。剩詩有曰：人鬼不容髮，安能復遲遲。努力事前路，勿爲兒女悲。又曰：地上反淹淹，地下多生氣。嗚呼！亦可以見其志矣！

零丁山人，姓李，名正，字正甫，番禺諸生也。丙戌城破，其父及於難，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，遜居零丁。

之山。遇哀至，放聲曼歌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，歌已而哭，哭復歌。四顧無人，輒欲投身大洋以死，與厓門諸忠烈魂同遊。既又自念：吾布衣之士耳，與其死於父，何如生於君？死於父則無子，斯死父矣。生於君則有臣，其尙可以致吾之命，而遂吾之志也乎？於是棄僧服而返。性好獨坐，然亦非習爲禪觀者。一室深閉，人莫知其所爲。竊窺之，每一鬢髮，即以紙錢包裹，具衣冠上山焚去，哭之嗚咽。試問之。則曰：『吾髮欲還之父母也；全歸之未能，故傷之耳。』酒酣慷慨爲詩，有曰：身當病後哀歌短，家自亡來骨肉輕。又曰：多病一

身堪久客，故園諸弟尙重園。又曰：夜夜哀魂同夢父，年年孤影愧稱兄。又曰：當天落日愁無影，到地悲風壯有聲。皆悲酸慘絕，如猿吟鶴唳，不堪入耳。久之，鬱鬱竟以死，年三十七。悲夫正甫！士之不幸其至此耶？生既無可奮其才，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，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？其爲桑門也，臣之終，其棄桑門也，子之始。終始之間，嗚呼，難言之矣！正甫一字零丁，零丁亦大洋名。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，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，文山亦幸矣哉！

女以烈見，不幸也；而烈以魂見，使人得傳其名

氏，則猶爲大幸。初廣州有周生者，於市買得一衣，丹
縠鮮好，置之於床。夜將寢，褰帷忽見少女，驚而問
之。女曰：「毋近，我非人也。」生懼趨出。比曉，閭
里爭來觀之，聞其聲，若近若遠；久之而形漸見，姿容
綽約，有陰氣籠之，若在輕塵。謂觀者曰：「妾博羅韓
氏處女也，城破，被清兵所執，見犯不從，觸刃而死。
衣平日所著，故附而來耳。」屈翁山哀之以辭曰：彼綃
者衣兮，水之不能濡，美人之血紅如茶兮。彼衣者綃
兮，火之不能爇，美人之心皎如雪兮。毋留我綃兮，吾
魄興之而東飄兮。毋留我衣兮，吾魄興之而西飛兮。噫

嗜烈兮，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？增城湛翼啣之女，及笄，受聘吳氏子。丙戌，廣州不守，女投井而死。吳生欲迎喪以歸，其親串止之。有李生曰：「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，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；況死於節者乎？」於是吳生迎喪以歸。一夕月明，李見一好女子，身被濕衣，前拜曰：「妾湛氏女也，非君執議，游魂無依矣。請賦詩志妾之死。」言畢而滅。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：嗚呼嗜井之陰陰兮，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。匪一日之沉兮，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？謝君之友兮，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。

妾蘇氏者，
 之志也，
 矣，
 城之也，
 麟角矣

甲寅春，廣州有請覘仙者，忽有自署蘇氏者來。問其誰。曰：『妾廣州繡花街人，年十七，嫁汪叔孟季子。庚寅冬，城破，吾夫被殺。吾以几擊清兵破頭額，因磔我而死。屈翁山爲之歌曰：擊奴擊奴，奴雖不死已碎顱，腦血可以灑吾夫。纖纖女手有霹靂，泰山難與秋毫敵。丈夫何必是荊軻，死爲鬼雄隨所擊。』

林氏者，廣州之河南鄉人。丙戌城破，投珠江而死。番禺羅賓王弔之，有曰：黃泉隨母逝，白璧爲夫全。抱玉雲飄海，沉珠月在淵。

李氏者，番禺三元市人。庚寅，廣州被圍，胡騎抄

掠得之，不辱，賦詩十章而縊，有曰：恨絕當時步不前，追隨夫婿越江邊，雙雙共入桃花水，化作鴛鴦亦是仙。味其辭，其夫必先自沈者。

丁亥某月，益陽王遇害廣州，妃某氏，色美，清兵欲妻之。妃曰：『王，故夫也，亟具棺衾，得盡一哀，以事新者，當無復恨。』兵出市棺衾，妃陰置小刀數十袖衣中，整刃外向喪服，哭泣視含殮，與兵出葬北山。既畢，兵遽前犯妃，妃大罵。兵怒，抱持益急，身數十處觸刃，血漉漉仆地。妃乃反刃自殺。屈翁山爲歌云：爲我殮王，送之北邙。逝將從汝，不惜新喪。王魄已歸土，同

穴終何補？利刃懷滿身，欲切奴爲脯。奴血何淋漓，痛楚莫予侮。自劉以報王，黃泉相鼓舞。

王桂卿，廣州人，爲張參將之妾。丙戌年始二十，清兵至，拜辭其夫，彈琵琶一曲，自經死。鄭湛若弔之，有曰：墮樓未散香烟夢，披髮猶存石鼓歌。雁柱只今餘玳甲，爲憐落木晚風多。

張家玉，號芷園，東莞人。中崇禎癸未科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甲申，闖賊破京師，家玉抵書罵賊。賊縛之，使兩武士夾之，問以故。家玉年少，貌秀拔，聲巨詞辯。賊歎曰：「吾殺此曹多矣，臨死嘶戰，不能作

一語：未有若此人者。」竟釋不殺。家玉慮不得脫，乃僞爲文譽賊，乘間南走金陵。會柄國者方借周鍾等案，以傾東林諸君子；而家玉與周鍾同館，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，益惡之，竟羅織削籍。居錢塘，與總兵鄧鴻達，副使蘇觀生等，同護唐王至閩；閩人立之，遂相蘇觀生，以家玉爲侍講，尋兼兵科，參永勝伯鄭彩軍駐邵武。家玉先驅抵廣信，戰許灣，頗捷，遂解福州之圍。丙戌正月，被圍於新城，力戰得出，加僉都御史。開府廣信，與鄭彩議不合，自請回粵招募。八月，至鎮平，諭山賊黃海如等，降其衆數萬，簡精銳萬人，爲武興營，餘散

遣之。會清軍至赤山坂，聞上杭敗信，兵心已解，兼餉盡，潰歸東莞，居大父喪。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鏐於廣州，以兵部侍郎召，家玉辭不拜。十二月，廣州破，巡撫修養甲素聞家玉名，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。家玉夜冠出見，責張元琳以大義。張元琳亦癸未榜，與家玉同爲庶吉士者也，歸報修養甲，復飛書諭之。家玉答書有曰：『孔門高弟，太祖孤臣，如玉其人，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？生殺榮辱，惟公命。』家玉旣義不肯屈，其師林海復贊其起兵。會舊焦到澹二鄉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，殺數百人。家玉與何不凡莫子元等約，以大舟來

迎。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鼓吹登舟，襲東莞城；入之，執其新令，藉降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。騰檄遠近，所在嘯聚以應，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。十七日清軍至，大戰於萬家祖，遂隘東莞，家玉走到濬。清總兵李成棟攻到濬三日，破而屠之，家玉祖母陳氏，母黎氏，妹石寶，俱赴水死。妻彭氏被執不屈，斷股而死。家玉走西鄉，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，奉家玉進克新安縣，殺千餘人。四月十日，清軍攻西鄉，不克。家玉遣兵襲東莞，戰於赤岡。五月，復自率兵攻東莞，不克，卻歸西鄉。李成棟大軍至，攻圍數日，互有殺傷。已而舟師

敗，家玉走，夜經萬家租，視其家廟已燬，祖墓發掘，張氏族屠戮殆盡，拜哭而去。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皋之後，宋末遷居東莞，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；先輩謂必生大忠孝人，主持名教者，十七傳而生家玉。同邑李覺斯以家玉藉其家，恨之刺骨，倡爲厭勝之說，燬廟發塚，且踪跡張氏族屬，輒指而戮之，幾無噍類焉。西鄉亦隨破，陳文豹等俱見殺。家玉至鐵岡，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，遂走十五嶺，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啟新等衆三千人。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，克之。至是入龍門，進攻博羅，亦克之，並克連平長寧兩城；復振攻惠州，